

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六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科舉之學

程子二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

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伊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脩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求必得之道，是惑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朱子曰。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况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着。蓋不關爲已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已。○專做時文的人。他說的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已些子事。○告或人曰。公今赴科舉。是幾年。

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了。到今又却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個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會妨飲食否。○舉業亦不得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纔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

思都別了。○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槩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的意思。便好。○與蔡季通書曰。觀近來一種淺近文字。殊不佳。須尋得數十年前文字。寬舒有議論者。與看爲佳。雖不入時。無可奈何。要之將來。若能入場屋。得失又

須有命。決不在趨時也。向借得子勉舊本書義。皆今人所不讀者。其間儘有佳作。又記向年會略看論粹前後集。其間亦多好論。然當時猶以爲俚俗而不觀。安知今日乃作此曲拍乎。可嘆。○答嚴居厚曰。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

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見高明。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病。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於此。亦無益也。

陽明王氏曰。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



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會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即便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詭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

長傲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而言之耳。

一。僞謙曰。學者習舉業。實有害於道。先儒莫不深言其弊。陽明云。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

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唯欲釣聲名。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斯言也。可謂痛矣。然又有說焉。人唯視舉業爲羔雉。故以爲無所用其誠也。諺以時文爲敲門磚。門開則棄之矣。此卽羔雉之說也。抑思舉業而僅以爲羔雉。則取士者。何妨竟用詩賦辭曲。而必用經義策論耶。舉業而果病於道。爲國者何不棄之。而不用耶。其

試吾以經義也。欲吾通以聖人之道也。吾於聖人之道果通否也。其試吾以策論也。欲吾通於當世之務也。吾於當世之務果通否也。是之謂盡其誠。盡其誠則舉業者乃道之所在也。今若以爲更有一堯舜君民之心在於舉業之先而但以舉業爲費則一陳而可廢宜其不出於誠也吾未見抄襲時文脩辭而不立誠之人之可以堯舜君民也故君子難於時文皆集義所生者非襲而取之也○今人爲道未成難於自立不妨赴試若自信得已

有此道言成典謨。便沒有受試的道理。若受人試。便把載道之文都賤了。前輩若伊川自任道統。便不赴試。明道考亭赴試。皆其少年事耳。

文學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關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

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雅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問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馮謙曰。程子雖如此言。然天下未有不學而遽成者。雖孩提能語。亦是逐句學成。人見聖人矢口成文。便謂聖人自然如此。不知人心不用不習。必不靈明也。

又曰。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繁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退之晚年爲文。

所得處甚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問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龜山楊氏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怕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寬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



而已。何以事君。

朱子曰。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礴充塞乎其內。

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旣歿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

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歿。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托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

馮謙曰。董相不當與諸人並論。

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

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熠。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辭不巳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

剽掠濫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旣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

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旣曰。今之  
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  
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  
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  
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可勝  
言之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國初  
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  
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  
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

公文字好的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的。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馮謙曰。制藝自嘉靖以前皆拙。萬曆以後皆巧。都如朱子所論。此治亂所由出也。

又曰。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見異端新奇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時制詔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他意思氣



象自恁地深厚久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有合當下的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來之文。一味纖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三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已前不會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且如說鹽鐵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却載着甚麼年甚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演。前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會見得。所以不會見得。只是不會虛。

心看聖賢之書。○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辨後。對人關相似。都無恁地安詳。○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以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耳。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的。嘗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是有个減字換字法耳。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嘗上。此換字法也。

馮謙曰。今朋友講學者。多言文章不須理會。不知

此是天下人心。如何不須理會。余嘗以治亂觀之。凡其舒徐莊雅。厚重質朴。方拙平廣者。治文也。急躁凌躐。纖巧圓秀。華肥輕薄。奇詭者。亂文也。其剛勁。明朗。正直。揮肆者。戡亂之文也。

又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中。委靡繁絮之文。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義看可見。如突梯滑

稽只是軟熟逢迎。隨人起倒的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楊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上做。則班揚已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曰。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頌着力要。

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畧相効。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及如子厚。亦是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效世間模樣。做作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滾

雜○楚些沈存中以此爲呪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  
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古人  
只求之於雅。而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  
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襲深了。都不可曉。○漢初  
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  
仲舒之文。緩弱。其策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  
要處。又累數百言。

僞謙曰。董策先儒言其緩弱。今讀之。覺其質厚醇  
美。未可苟疵。唯言性未得其當。言禎瑞爲僞。恭者

所說。

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  
識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  
何愈於識緯。陵移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  
人作詩作文。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  
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  
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於蹈襲也。

僞謙曰。文字如封禪書等。最陋。

又曰。司馬遷史記用字。也有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

如治安策說太子處。云太子稍長。知妃色。則入於學。這下面承接。便用解說此義。忽然掉了。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學之官。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平正。只是又困善。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仔細。



能向裏做功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不如衡仔細。疎畧甚多。然其人純正開濶。衡不及也。

馮謙曰。仲舒向衡之文。質厚明正。近道。看來漢儒終近三代。

問史記如何。曰。史記不可學。學不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東坡文。不可以道理併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的。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說盡。含蓄無盡意。又好。○人老氣衰。文亦衰。東坡晚年文。雖健不

衰然亦疏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  
鱗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老蘇  
文字。初亦喜看。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  
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爲正。○因  
說灤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  
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之善。勸他謙遜。  
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辨而以辨乘我。  
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辨。如此  
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

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个鶻突無理會的事物。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仔細。此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以術欺天下也。○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是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其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

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  
歐公文多是脩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  
稿。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  
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  
語。○歐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不曾使差異的字。  
換却那尋常的字。○蘇文害正道。甚於佛老。且如易  
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利以  
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苟如此。非唯失聖賢之本指。又  
且陷溺其心。○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會

見南豐於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  
携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  
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爲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  
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曰。大  
畧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畧爲刪動否。後山因請  
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塗數處。每塗處連一兩行。  
便以授後山。凡消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  
完。因歎服。因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南  
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今

人作文皆不足爲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作文。何常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人做文章。若是仔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韓文熟。便做出韓文的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的文字。若不會仔細看。少間却不得用。○蘇子由有一段論人

做文章自有合用的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的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的。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云。

子瞻云。都來幾個字。只要會安排。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

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辭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在諸中者。必也光明洞達。何施不可。發而爲言。以宣其心志。自當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

可耻也已。○今曉得義理的人。少間被物欲激搏。猶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享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碁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



關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  
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  
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  
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  
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  
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  
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  
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

後世文士之爲文也異哉。琢磨瑯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太羹玄酒。乃巧之極。工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益遠。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魯齋許子曰。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曠放不羈。誠可喜。身心卽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

果能終身爲樂乎。果能不隳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有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冶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廻。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詩學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要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閒言語。

朱子答陳體仁曰。以虞書攷之。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

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

又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何如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粹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此事遣辭之善否。今以晉魏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

志之功隱矣。○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  
用多作。蓋便是陷溺耳。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  
不勝如思量詩句。至於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  
者不同。○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  
學之。如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鷄豚。分明說出個倔彊  
不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  
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蘇

子由愛選詩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的句法。某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的。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瑄亦正。○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或謂梅聖俞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明道詩時人不識。予心樂。

將謂偷閒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炫露無含蓄。○  
近世諸人作詩。費工夫。又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  
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  
分了爲學功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今  
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个詩。舉  
世之人。盡命奔去做。只是無一個人做得成詩。他是  
不識。好的將做不好的。不好的將做好的。這個只是  
心裏鬧不虛靜之故。

馮謙曰。古人意之所至。方成詩。今若不應唐人詩



舉而命題限韻苦心極思豈不自投羅網至如美  
之饒歌等作在當日自成一體今日必欲擬之既  
不得其作者之志有何意味○問衛鄭所載靜女  
諸詩果淫詩乎曰淫詩也曰聖人刪詩則不正者  
皆刪之矣而留淫詩何也曰先王陳詩以觀民風  
聖人刪詩正變兼存亦此意也曰觀風之說可得  
聞乎曰周法春出民於野冬入在邑婦人同巷相  
從夜績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工巧而合習  
俗也男女有不齊其所者相與詠歌各言其傷孟

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史。比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出戶。牖而知天下。民風之善惡。教化之得失。黜陟賞罰。於是行焉。方周德之盛。九州同風。固無貞淫和戾之異。入春秋而王化既遠。則各國之詩。因其主德。互有不同。而變風始作。於時上之人。莫以風俗爲意。而天子之黜陟。亦不行於諸侯。爲百姓者。怨嘆之思。形爲譏刺。淫縱之習。放於詞章。而先王之道。則存什一於千百。君子讀其詩。其國之興亡綿促。

治亂強弱。粲然可知。如季札者。亦其一也。陵移之  
久。周天子知黜陟之廢。并不復採風於下國。下民  
所作之詩。亦無由上達於天子。於是上之人。放僻  
邪侈。不復顧天下之公議。而孔子於是有春秋之  
作。卽其詩之僅存者。去其重複。正其紛亂。約爲三  
百。傳之學者。以爲萬世之鑒。使知天下之治亂。由  
於風俗。風俗之貞淫。由於教化。至今讀之。則凡二  
南之外。唯秦爲最強。晉爲最厚。與衛之亡而復興。  
周之弱而不振。陳鄭之先亡。齊襄之中圯。明若列

一眉燎如指掌。皆不外此數詩而得之也。後之君子。讀是詩者。正當惕然於風俗之變。謹其所以治心養性。脩己化人之方。而鄭聲之不可不放。周南召南之不可不爲。於此益信。更推而通之於後世。則知清平三調。斗酒百篇。唐之所以亂也。二八女郎。曉風殘月。宋之所以亂也。至近日而歌行稗史。入於四子之文。戲曲淫書。遍於五都之市。每變愈下。風俗人心。不復可問。亦可以推世之變而知所坊矣。乃或以爲孔子刪詩。必不留其邪者。試思刪詩。

之時止存淇澳定中緇衣鷄鳴則鄭衛不殊周召  
何正何變止存刺淫而不存淫者自言之作則鄭  
衛俱淫孰淺孰深凡國有刺淫之詩則其人心猶  
有存者而未盡亡也故世有是事有是心雖聖人  
亦不能復爲之諱商臣齊姜之事亦明載之於春  
秋所以示後世之儒通世務而防變亂也又何可  
曲爲解說以自附於正風乎竊謂其誤始於先儒  
不言聖人陳詩以爲教化風俗之本而但欲使邪  
辟流散之人讀而鑒戒則所謂曲終奏雅勸百諷

一。反以啓後世之疑耳。或曰。先儒謂採風之時。并採其作者之姓名。與其實事。以爲詩柄。故小序之說。疑爲有傳信乎。曰。否也。採風之時。若兼採姓名。與其實事。則譏刺之詩。誰不忌其君公。淫蕩之詩。誰不畏其父母。天下之人。莫不飾爲德政之口碑。與正心之浮語。而僞風行矣。先王不若是其愚也。曰。採風之時。旣不問其作者之姓名。與其實事。然則何由知其淫詩乎。曰。詩之作也。有諱其姓名者矣。有不諱其姓名者矣。有或變其名字而言者矣。

有因其國與時而知之者矣。有讀其聲與調而知之者矣。曰果淫詩。當時諸國賢大夫有歌之者。何也。曰當時採之。既不存其實。則讀之亦不以其柄。或以意逆志。尚論其世。或賦詩斷章。予取所求。今之毛韓兩家是也。皆善誦之微理也。讀之不以其柄。則取之各以其意。不以淫詩解之。唯所欲言耳。然而淫聲感人。雖賢者不知。而賦之者多矣。此夫子所以戒顏淵也。乃或者又以爲鄭聲之宜放。獨其聲淫耳。夫聞其樂而知其德。豈有詩不淫而聲

淫者哉。曰然則今之人。以教初學。將不可乎。曰少習正風。長而究其變。可也。○右余之刪詩辨。治國家者。以此推之當世。治詩者。以此推之漢唐以下。雖百世可知也。

字學

程子明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



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二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唯徒費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徵喪志也。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以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已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二王書。其曉不得。看着只見俗了。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的。亦有一釋名的。此皆僞者。○字被蘇黃胡說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理會得。故所論皆實。嘉祐前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南海諸蕃書。煞有好者。字畫道勁。如古鐘鼎款識。諸國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

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也。○問何謂書窮入法。曰如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蔡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問明道先生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匆匆。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

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問  
禮樂射御書數。書莫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  
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  
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臨川吳氏曰。倉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  
文奇字。自黃帝以來。至於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  
通行之字。唯此而已。史籀始畧變古法。謂之大篆。李  
斯又畧變籀法。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  
則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唯許氏說文最先。然所纂

皆秦小篆耳。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之文。爲五聲韻。雖其所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學者因是頗見三代之遺文。其功實多。○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己而已。漢隸之流爲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妍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模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爲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真。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爲姝。何其小用之。

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聲名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籀之緒。上追蝌斗鳥跡之遺者。視漢晉爲優。然亦間見耳。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

馮謙曰。古人每事重厚。今只想其執刀畫篆。一筆不苟。卽此是甚氣象。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六終